



徐四民言論集

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

徐四民言論集

徐四民

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

封面照片攝影：陳復禮

封面設計：王春霖

責任編輯：梁德標

書名：徐四民言論集

著者：徐四民

出版：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

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2-6號華都大廈10字樓D座

電話：576 9288

THE MIRROR POST CULTURAL
ENTERPRISES CO. LTD.

Flat D, 10th Floor, Waldorf Mansion,

2-6, Causeway Road, Causeway Bay, Hong Kong.

印刷：太和印刷公司

香港鯉魚涌船塢里16號臨海工業大廈7樓B座

電話：564 8447, 564 8448

Flat B, 7th Floor, Watt's Industrial Building

No.14-16, Shipyard Lane, Quarry Bay, Hong Kong.

發行：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
九龍旺角洗衣街245-251號地下

電話：381 8251-4

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

245-251 Sai Yee St., G/F.,

Mongkok, Kowloon, Hong Kong.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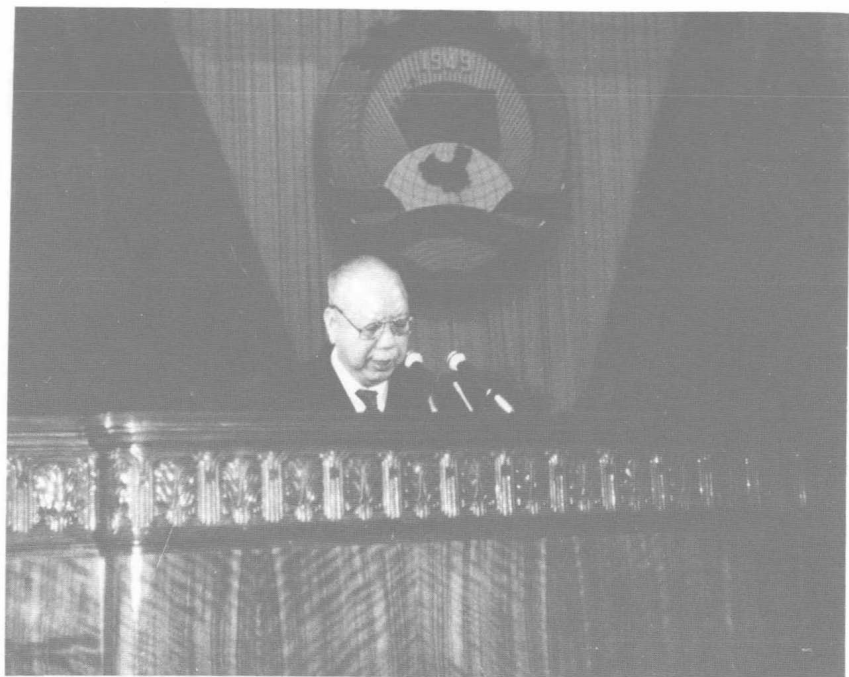
國際統一書號：ISBN 962-7315-08-7

一九九〇年六月初版

定價：港幣五十元



徐四民近照（陳復禮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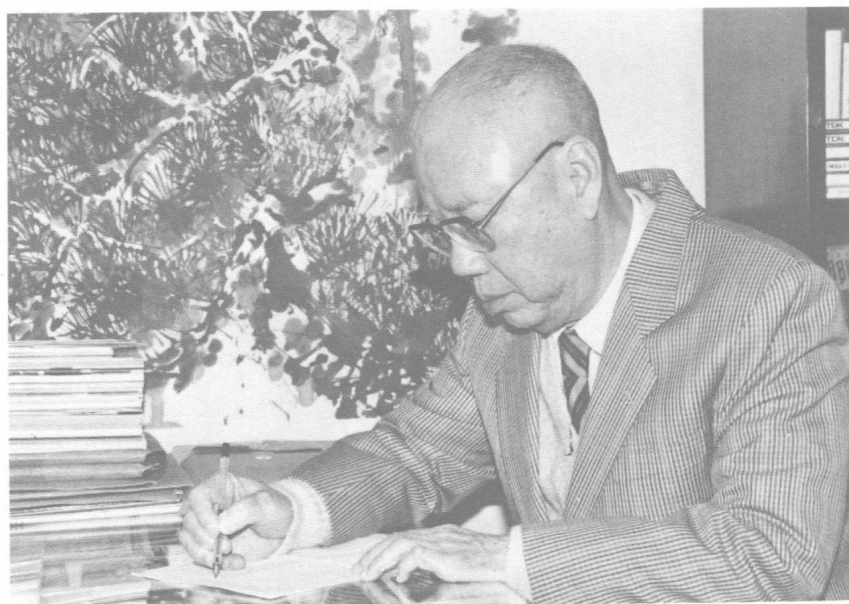
↑ 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（陳復禮攝）



⇒ 全國政協會議期間閱讀文件（陳復禮攝）



在香港啓德機場接受記者採訪。



寫文章既是工作，也是樂趣。



在南北韓三八線上。



徐四民、郭素蘭伉儷共舞（八七年在大連）



一九八四年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，第一次提出「一國兩制」的構想。圖中左五為作者。

⇒ 一九八八年作者在北京同中共前統戰部長閻明復會晤。



介 一九八七年四月，在人大禮堂徐四民對中共理論權威胡喬木說：「有幾個問題想請教閣下。」



徐四民在上海拜會老作家
巴金（一九八四年）。



一九八七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。
自左至右為陳復禮、吳祖光、徐四
民、沈醉、夏夢。



徐四民伉儷和劉海粟伉儷在
一起（八四年於香港）。



一九八七年，徐四民伉儷同北京大學部份學生
座談後合照（攝於北京大學校園）。



一九八九年徐氏同香港大學國是學會同學座
談後合照（攝於香港鏡報社址）。

同大陸名作家、詩人白樺在一起。



在北京採訪哲學家王若水
(八八年四月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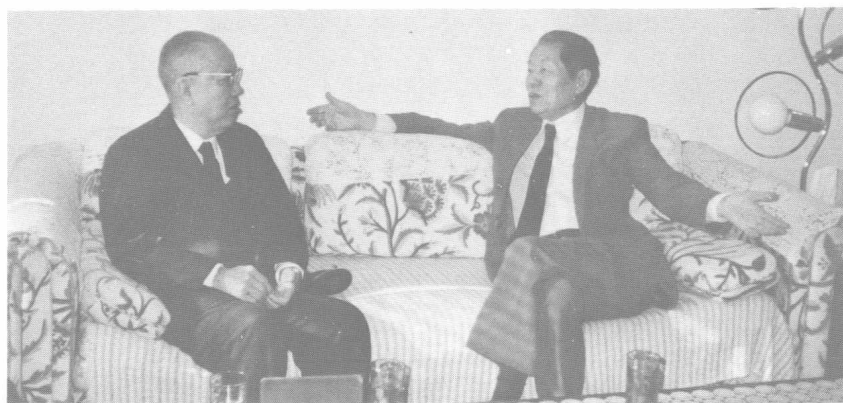


同香港演藝界名人張正甫、
蕭芳芳伉儷共進晚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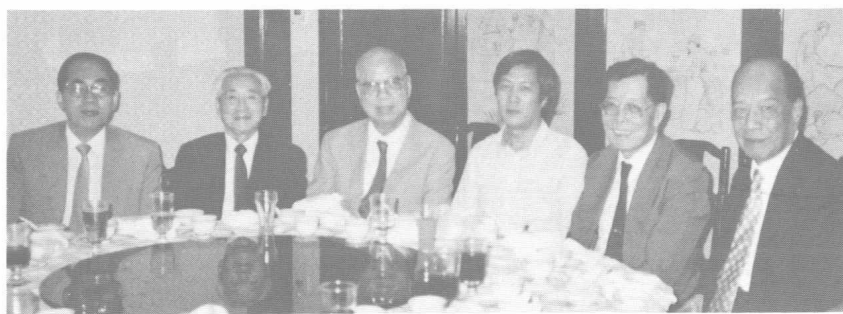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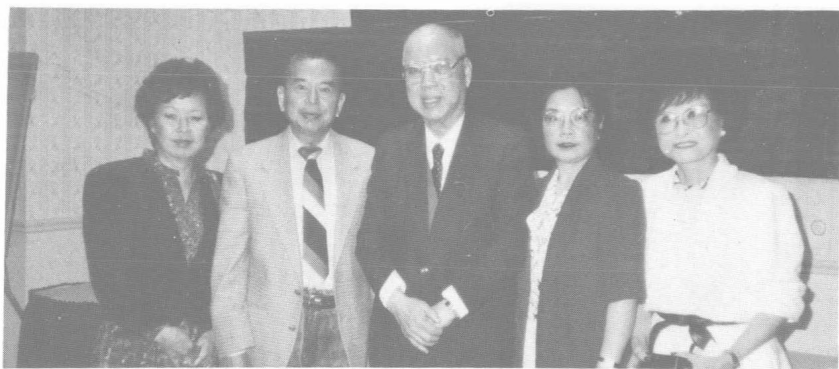
八九年訪問印尼，會晤當地富商。自左至右爲何希明、郭素蘭、徐四民、許孫雄、林紹良、李淑珍。



訪美國紐約時與美國華僑總商會董事長應行久會面。



與友人共進午餐。自左至右爲張雲楓、王衡、徐四民、池洪湖、李子誦、黃克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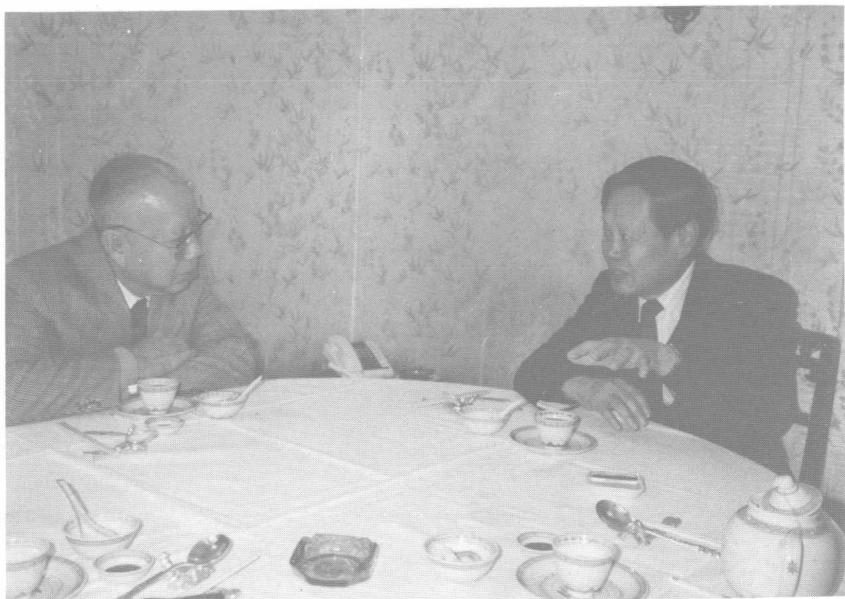
八七年在美國洛杉磯與鏡報分社負責人合照。圖為黃惠珍（左一）、徐四民（中）、莫利亞（右二）、李惠英（右一）。



八六年七月在巴黎。自左至右為潘金照、黃長源、韓天進、徐四民、郭素蘭、徐世英、陳民漳。



自左至右為黃運基（鏡報三藩市分社負責人）、徐四民、郭素蘭。



同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叙談。



同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在一起。



⇨ 同香港澳籍富商伍集成傾談。



在巴黎由徐世英陪同，訪問
法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。



⇨ 在澳門發表演講，談港澳前途

序 一

香港大學校長 王廣武

我第一次遇到徐四民先生，是由香港僑友社的朋友介紹的。徐先生是緬甸的歸僑，非常支持僑友社。僑友社是一些居港的歸僑辦的，多數會員似乎來自印尼和馬來西亞，五、六十年代期間陸續返大陸，七十年代出境到香港。因為我那時初來香港，人地生疏，又是印尼、馬來西亞的僑生，受到他們親切的接待，一見如舊，而特別欣賞遇到海外聞名的《鏡報》社長、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。

徐先生是一個典型的愛國華僑。海外華人的鄉土觀念是很強的，但是在滿清時代並沒有什麼愛國思想或國家概念。待十九世紀末，列強侵略中國土地，孫中山等掀起革命旗幟以後，「華僑」回歸中國才成爲一個響亮的政治口號。徐先生的父親擁護孫中山多年，辛亥革命後，徐先生出世，正是「華僑愛國」高潮的開始，不怪得他從小就對中國的革命運動有興趣。當他回閩南上廈門大學，又受到陳嘉庚熱心愛國精神的影響，所以到中日抗戰他才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就開始進行他的愛國活動。他的表現使得國內政黨領導注意，所以一九四九年在他三十五歲時，就被選爲全國政協委員。這四十年來，他不管在國外、國內，或在香港，都站在中國富強的這一方面，盡他力量替中國爭取應有的國際地位和經濟發展，也用各種方法在海外社會做適當的宣傳工作，完成一個典型愛國華僑的責任。這種忠懇的情操已得到很多志同道合的華僑的敬仰和欽佩。難怪何香凝讚許他，給他題字：「丹心扶社稷，鐵骨護山河。」

徐先生這一本「言論集」有許多篇真能顯示他誠意勸告的風格。閱讀後，就可以瞭解何以那麼多人稱他為「敢言」，為什麼還叫他「徐大炮」，似乎繼續孫中山號稱「孫大炮」的大名。我特別喜讀他幾篇自撰文章，也受他那篇演講《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——敬懷陳嘉庚前輩兼談「反右」運動卅年的經驗教訓》所感動。

最後，這本「言論集」裏雖沒有多談香港前途的事，但是有幾篇涉及這問題，很值得我們注意。如《論白皮書是否有利九七年交接》有這幾句：「要達到港人治港的大目標，必須發揚港人的民主」；「香港人的外流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」；又「必須促進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的合作」。這雖是一九八八年二月講的話，到今天還是有道理的。

又一篇很值得討論的是《珍惜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》。他說：「大陸和香港存在『休戚與共』的關係」，這是無可非議的。但他希望「大陸的民主改革、新聞自由隨着開放政策的貫徹，如能夠不斷朝向好的方面發展，對香港人信心的提高則是非常重要的。」這也是香港人的希望吧！

另一篇《港人要自求多福》有一句也很重要：

「穩定香港的力量來自北京。儘管近三十多年來，大陸政策出現過幾次反復，但是北京當局則始終未改變過『維持香港安定繁榮』這樣一個大原則，這也是國際上早有公論的。過去、現在如此，將來亦肯定如此。」這一句我們都願意聽徐先生重新再肯定的。

一九九〇年五月四日前夕